

消失的马湖场

刘彬

—

邛芦路西出邛崃，随起伏的山势蜿蜒前行，在马湖沿着梁山拐了一个半圆形的大弯，穿过红旗大桥一路向西。在这个半圆形的大弯上，公路两边建起了许多房子，多为小青瓦木结构，前面是门板式的店铺，后面是住家，挨挨挤挤、高低错落，慢慢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场镇——马湖。

马湖场很小，小到只有一条几百米的独街，被人们形容为“屎长一节”。20世纪80年代中期，乡政府决策，在老街拐弯处开辟出一条100多米长的街道，两旁新建了整整齐齐的红砖平房，也是前店后家的布局，当地人称之为新街，就好像老街这根独苗上长出来一枝丫杈。于是，一老一新两条街构成了马湖场镇的主体。

马湖场虽小，但作为场镇的功能却一应俱全。在老街的末尾、靠梁山的一侧是乡政府，乡政府旁有一座修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大礼堂，90年代之前，开大会、搞庆典、放电影等全在这里开展；乡政府的斜对面是马湖粮站，红火的时候交公粮的队伍一直排到大门外；顺着粮站往上走不远有一个小小的储蓄所，一个柜台两名员工，是场镇上唯一的金融机构；老街正中央的马湖供销社——一排建于80年代



始建于清代、至今仍在使用
的平安桥，静静地横卧在文井江上，清清的河水倒映着两岸的青山翠竹。

初期的三层砖混楼房，是马湖场上的第一座楼房；供销社对面为马湖卫生院；新街尽头、老街上场口、正对马湖中学大门的，是马湖中心小学；其他大大小小的饭馆、面馆、杂货店、服装店、小吃店、理发店、铁匠铺、茶馆、旅馆等，零星散布在两条街道各处。

每月含 1、4、7 的日子是马湖场的场期，对于偏居于闭塞乡村的人们来说，这是很值得期待的日子。鸡叫头遍，天地还是一片漆黑，就有人早早起床去赶场了。这个时候出门赶场的人，都是有“大事”要办的，比如把家里的一窝猪仔、十几只鸡鸭鹅、一背篓蔬菜送到马湖场上售卖。天不见亮就出门，背着沉重的货物，打着手电或火把赶路。天刚麻麻亮，已将售卖的东西摆在了乡场上。村民们送到场上售卖的东西，除了一部分被本地人购买外，大多数都卖给了外来的贩子。每逢场期，这些小商贩就从城里或其他镇乡赶早来，经过一番挑挑选选、讨价还价后，就急急忙忙将买来的新鲜货物贩卖到城里或其他地方，赚取差价。如果卖东西的村民到场镇上太迟的话，这些商贩大多走了，他们的货物不仅卖不上好价钱，甚至有卖不出去的风险。而没有什么“大宗”货物需售卖的村民则从容得多，早起后先去自家田地里忙农活，再回家吃完早饭。简单洗漱，换上一身干净衣服，用



每逢场期，过河赶场的人来来往往。（李文跃 提供）

篮子装上 10 来个鸡蛋，或提上几个南瓜，相互邀约着去赶场，将手上的零碎东西换成家里必需的油盐酱醋；还有人既没有东西可卖，也不打算买点什么，赶场纯粹为了逛一逛、看一看，凑凑热闹。因此，只要不是农忙时节，马湖场照例是热闹的。

马湖没有正式的交易市场——即使有，村民大多不习惯在农贸市场交易。除了场镇上的店铺外，买卖东西的村民、流动小商贩都是沿街设市，自由叫卖。村民将背来的大米、小麦、玉米、蔬菜、茶叶、鸡鸭蛋等沿着街道两边摆放，供来往的人挑选；流动小商贩沿着街道两边支起简陋的临时摊位，甚至直接在地上铺一块油布之类的东西就开始做买卖了；考虑到猪、鸡、鸭、兔等屎尿问题，活禽市场自发固定在了老街下场口。随着赶场的人越来越多，街道慢慢变得拥挤不堪：两边挤满了各种摊位、摆满了各色货物，来往于邛崃与高何的公共汽车、货车、三轮车、自行车只能在狭窄而拥挤的街道上慢慢行进，来来往往的人流在汽车、商铺、地摊之间穿来挤去，有时甚至将街道堵了个水泄不通，急躁的司机一个劲地按喇叭，与街市上的讨价还价声、叫卖声、吵闹声混响成一片……

二

小时候，我常跟着家里大人去马湖赶场。印象中，场上的大小店铺生意兴旺，各种商贩往来穿梭，街市上吃的、穿的、用的一应俱全。

我赶场不仅为了图热闹、看汽车，更是为了吃东西。那时常吃的是发馍馍和油糕。卖发馍馍的是一位老大爷，在入场口的路边临时摆了一个极其简陋的地摊，一盆炭火上面放一个铁丝网，将白生生的椭圆形大米面馍馍放到上面，翻来覆去烘烤得金黄金黄，香气四溢，那味道至今记忆深刻；油糕店在新街上，一家小小的铺面，一户姓丁的人家专门现炸现卖各种油糕、麻花，我最喜欢吃一种用糯米做的、中间还有一圈螺旋状夹心的油糕，吃起来又香又脆又麻。夏天的时候，在马湖场上还可以吃到冰棍。卖冰棍的小贩通常推一辆加重自行车，车后架固定一个木制的四四方方保温箱。为了保温，木箱被刷成白色或绿色，顶上盖着一层毛巾。这曾让我困惑，装冰棍的保温箱盖一层毛巾岂不是更热了？冰棍岂不是化得更快？那时的冰棍只有一个品种，5分钱一根。付了钱后，老板掀开毛巾，将盖子揭一条缝，伸手进去快速抓出一根冰棍递给我，又快速地合上盖子。冰棍是长条形的，外面套着一个纸袋，慢慢撕下纸袋，翠绿色的冰棍在灼热的阳光下冒着丝丝冷气，放进嘴里舔一下，又甜又香又冰爽，一股清凉直透心底。可是，吃到最后，手里的冰棍慢慢从翠绿变成了白色，不再有一丝甜味。尽管这样还是舍不得扔，直接放嘴里，嘎嘣嘎嘣嚼碎吞到肚子。

和小孩子不同，大人们赶场大多都有正事要办。家里的镰刀、锄头坏了，用绳索穿起来提到新街上邱师傅家或是中心小学附近的铁匠铺去修补；头发长了，需要去理发店打理一下，年轻人去新潮的理发店，理发讲究造型，剪、吹、烫，还要抹摩丝；上了年纪的，则习惯去老式理发店，遵循着老规矩，剪寸板头、刮大光头，修面、挖耳

朵；如果家里的油盐酱醋短缺了、胶鞋穿烂了、电灯泡坏了……多数人都愿意去“冯百万”的百货店购买。

提起“冯百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马湖场，绝对是响当当的人物。他的商铺位于老街上段、新街与老街交汇处，是马湖场最热闹、繁华的黄金地段。两间窄小的小青瓦临街铺面，店铺内货柜上、地上、墙上堆放满了各种各样的货物，铺面外放上长条形板凳再铺上木板搭建了一个简易的货摊，满满当当摆了各种小百货。一眼望去，整个商铺显得颇为简陋，与他号称百万的名号不太相称。然而，“冯百万”的商铺虽不起眼，但在当时生意着



上了年纪的人习惯去老式理发店，遵循老规矩，剪寸板头、刮大光头，修面、挖耳朵。



家里的镰刀、锄头坏了，用绳索穿起来提到铁匠铺去修补。

实好。除了因为商铺地理位置优越的因素，还在于“冯百万”的商店货物品种很丰富，油盐酱醋、大米白面、花生白酒、胶鞋雨靴、肥皂洗衣粉、扫帚撮箕、针头线脑等等，吃的、穿的、用的，几乎样样皆有，妥妥地就是一个原始版的微型超市。乡镇居民日常所需的各种货物在这里几乎都能买到，并且价格还很公道，因此自然吸引了不少顾

客。此外，商店老板夫妇的勤奋、精明、诚信、热情，也是小店生意红火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忆中的“冯百万”四五十岁，个子矮，皮肤白，眼睛虽小却透着一股精明。改革开放后，夫妻二人在马湖场上租下两间小铺面，做起了百货生意，成了马湖场上第一批商人。每天天没亮，夫妻二人就起床忙碌起来，将店铺内的货物盘点、清理整齐，将铺面前的货摊搭建好，将大大小小的货物分门别类一件一件摆放上去。清晨，当赶场的第一批人到来时，夫妻二人早已收拾停当，坐在摊位后的椅子上悠闲地抽烟喝茶。看到顾客走过来，马上从凳子上站起，亲切地打招呼，问需要点什么。他的脑子里好像装有一副货物地图，只要客人说需要什么，他准能迅速找到这种货物，并能马上报出货物的价格。那个年代，很多村民日子都过得比较紧巴，哪怕是买生活日常必需品也难免扣扣索索，只买一角钱的酱油、只打半斤煤油是常有的事。但无论客人是谁，哪怕买的东西再少，他们夫妻二人都会热情接待，从不加人白眼，脸上始终是一副和蔼可亲的神情。渐渐地生意越来越好，成为场镇上首屈一指的商铺。当然收入也颇为可观，在人们心目中万元户已能形容他的富有，艳羡之余，有人戏称其为“冯百万”，虽夸大，却也从侧面印证了他生意的火爆。

三

马湖场，从场头到场尾，零星分布着好几家大小不一的饭馆，来来往往的村民少有光顾，反而是从这里过往的车辆、路过的商贩大多会在此作短暂停留，吃上一餐。

清晨，是“面刚子”的生意最好的时候。“面刚子”的面馆在老街中段马湖卫生院旁边。一间小青瓦的临街店铺，锅台就设置在铺面门口，店内有几个“雅座”，店外的空地上临时支起几张桌子。吃面的客人大多喜欢坐在外面，点上一碗清汤面，面条雪白劲道、骨头汤汁浓

稠喷香，汤里浮着油花葱花，尚未入口，已让人垂涎欲滴。面馆老板是一个中年男子，名字里有一个刚字，因捞得一手好面，无论清汤、红汤都得到食客的一致好评，一说到吃面大家马上就想到了他的小店，久而久之，“面刚子”的名声就传开了，至于他的本名，反而很多人不知道。他的面馆只卖面，没有钵钵肉、鸡爪、鸡翅之类的东西，小店单凭一碗喷香纯正的面条征服了食客。除了本地人，很多从此经过的司机、客商都会停下来，吃上一碗清汤面，再继续赶路。

渐近中午的时候，马湖场上的大小饭馆开始忙碌起来。其中，数梁山饭店的生意最为火爆。梁山饭店不仅是马湖饭馆中最好的，在整个西路地区也是叫得响的。和其他条件简陋的小饭馆相比，梁山饭店宽敞整洁、干净卫生，还有单间、雅座，店里鸡鸭鱼肉，蒸菜、炒菜、凉拌菜各色菜式丰富。因为环境和菜品比较上档次，不仅开车从这里过往的司机成了常客，乡政府、卫生院、中小学校等公家单位的公务接待也通常选择在这里。除了环境好、菜品丰富，梁山饭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上菜速度快，客人点好菜后，一支烟还未抽完，饭菜就开始陆续端上桌了，据说这也是开车过往的司机喜欢在这里就餐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梁山饭店生意一直长盛不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里的服务特别好。饭店老板姓何，平头，白瘦，显得特别精神干练，见人总带三分笑，招呼特别热情周到。客人尚未走进饭馆，他已经满脸笑容迎了上来，一边大声招呼：“几位？里面坐？想吃点啥子？”一边从衣兜里掏出香烟递上来。等到上菜时，他总是亲手端着盛着各式佳肴的盘子快步走到客人桌边，嘴里高喊：“来喽，红烧肘子；来喽，豆瓣鱼……”声音总是拖得老长。等到菜品上齐后，他又通常会回到客人桌前，给每个人递上一根香烟，说：“你们的菜上齐了，慢用，还需要点啥子就喊哈！”凡在此吃饭的食客，大多会对热情的何老板留下深刻印象，久而久之，何老板简直就成了他饭店的活招牌。在这里就餐，客人们不仅享用了美食，还消费了老板的热情服务。虽说和其他几家小店比价格偏贵，大家还是觉得值！

但多数本地人和来来往往的小商小贩，还是看重经济实惠，马湖场上的其他几家小馆子就成了他们经常光顾的对象，老街拐角处的一家小饭馆很受欢迎。这家小饭馆没有名字，锅台和摆放各种菜品的玻璃柜就安排在临街的店门口，饭馆里横七竖八摆着几张大大小小的餐桌、板凳，看上去油腻腻的，地上虽铺有地砖，却布满了污垢。小店虽小，却是一家老店，从老一辈在低矮的小青瓦房苦心经营，到变成三层楼房，小店的风格始终未变，总是让常来的食客感到舒服、自在。常光顾这家小店的客人，除了本地居民外，还有很多途经此地的小商小贩，他们通常一大早骑着摩托车或自行车赶到水口、火井等地采买各种山货后急急忙忙往回赶，走到马湖时正好中午时分肚子饿了，想到离城不过 10 来公里，也不必着急，便将装满货物的车子停靠在小店门口，走进饭馆，坐到油腻腻的餐桌前，点上一份小店最拿手的红烧豆腐、一份凉拌猪耳朵、一碟油酥花生米，再倒上二两店里的泡酒，既吃得舒服又经济合算。小店老板夫妇从父亲手里接过小店，小心经营着，热情地招待每一位顾客，但时不时会在结算饭钱时，因为三元、两元的零头该不该收，与客人争得面红耳赤。

如果赶时间，场镇末端的高先生豆花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舀上一碗白白嫩嫩的正宗石磨豆花、一碟秘制的红油蘸水、一碗白米饭，看似简单，却也让人吃得舒服。

四

小小的马湖场古朴而热闹，任时光流转，总是一副越千年而不变的情态。

然而马湖场的命运在 2001 年出现了转折。交通部门考虑到马湖场上经常出现车辆拥堵的情况，于是计划在场镇背后新铺一条道路，避开马湖场镇，直接连通到马湖红旗大桥。得到消息的小镇居民坐不住了，大家都很清楚，来来往往的车流、商贩如果没有了，对马湖场

意味着什么。于是，有人自发组织起来到政府呼吁，强烈反对开建新的绕场路；有些激进的居民甚至冲进施工工地阻挠施工。然而，一切终究无法改变。不久，绕场路建成了，来来往往的车流从绕场路呼啸而过，马湖场像一个弃儿被抛弃在角落里。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有人在哀叹，也有人迅速调整，以适应新的变化。精明的梁山饭店老板迅速在靠近红旗桥的绕场路口



老茶馆里的客人依旧在漫不经心地打着长牌。

买下一块地基开工修建，不久之后梁山饭店从老街上迁到了这里，因为紧靠交通要道，且老板热情好客，在这里停车吃饭的过往司机比以前还多，梁山饭店的招牌比以前还要响亮。然而，大多数的人还是深切感受到了邛芦路改道带来的影响，没有了川流不息的汽车、过往的商贩旅客，马湖场日渐萧条，最明显的就是一些店铺的生意大不如从前。饭馆的生意日渐冷清，虽苦苦支撑，终有几家被迫关张；“面刚子”的面馆也因为过往客人骤减而难以为继，于是，他关掉面馆后到城里重新开张，凭借好手艺，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再后来，由于行政区划调整，马湖乡整体并入水口镇，乡政府撤销搬走了，供销社倒闭了，粮站撤走了，中学搬走了，大礼堂也不再开大会、放电影了，小小的马湖场越发冷清。

时光荏苒。2014年，沉寂多时的马湖场突然变得热闹起来。4·20芦山地震后，水口镇最大的安置点选址在马湖老场镇的周边。伴随着



4·20 芦山地震后，水口镇最大的安置点选址在马湖老场镇的周边。（李文跃 提供）

施工工地隆隆的机器声，运送建筑材料的汽车、成群结队的工人在马湖老场进进出出……新的居民点绕着场镇从梁山一直延伸到樊坝，几乎把老场镇包围起来，上千户居民搬入后，马湖场确是比过去热闹了不少。

然而，马湖老街并未因居民点的修建而发生太大的改变，小小的场镇依旧是一副漫不经心的状态，像一张散发着昏黄光泽的老照片，街道两边大多是饱经风霜、低矮破旧的小青瓦房，供销社的老楼还在，尽管已经分成一间一间卖给了当地居民；公社大礼堂还在，尽管早已不再放电影、开大会；老理发店里徐大爷手拿剃刀正在细心地给客人修面；老茶馆里的客人依旧在漫不经心地打着长牌；街口的小饭店里店主夫妻依然在忙着招呼客人；“冯百万”的小店还在，但早没有了昔日的风光，他本人也没有了过去的精神。

穿过老街，两座石头桥依旧静静地横卧在文井江上，清清的河水倒映着两岸的青山翠竹，红旗桥上依旧车流不息，每逢场期，老桥上赶场的人依旧来来往往。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彭明权摄）